

一种关注

# 中国电影需要一个怎样的“封神宇宙”？

郑炀

电影《姜子牙》定档大年初一，也使得“封神电影宇宙”的开启眉目渐展。在此之前，在异彩纷呈的去年暑期档中，作为该系列首部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独领风骚，不仅取得中国动画电影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而且位列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二。而《姜子牙》首次被公之于众，也是在《哪吒》片末的“彩蛋”中，一句对白“姜子牙，你可知罪”所引发的种种猜想，使人们惊喜地意识到这两部同样改编自《封神演义》的电影作品将在影像文本内部发生某种互文与关联，并指向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愿景——“封神电影宇宙”的构建。

令人好奇的是，为何“封神电影宇宙”端倪一现便能立刻引起各方的轰动与期待？

众所周知，美国漫威公司根据漫画角色制作的系列电影所组成的架空世界“漫威电影宇宙”已凭借其所带来的粉丝狂热所转化生成的经济效益与文化图景，标注了美国电影自“新好莱坞运动”以来最为关键的节点。另一方面，近年国产电影接连缔造的票房奇迹，促使业者与观众在受到“漫威电影宇宙”巨大影响力的震撼与刺激之外，形成了生产、盼望与寻找市场上足以与漫威公司分庭抗礼的新生国产电影IP的自觉与期待。而作为“票房炸弹”的《哪吒》与新片《姜子牙》之间的有意连接，则恰恰让人们认识到原本“各自为战”的国产电影在产业资本与文化竞合上达成攻守同盟的可能性。因之，针对国产“封神电影宇宙”的生产与期待，实质上是电影业者对进一步拓宽国产电影在中国乃至世界市场基本面的经济攻略，也是一般观众对能够承载民族文化的重量级电影文化品牌的诉求。那么，“封神电影宇宙”为何有可能将是最具潜力的国产电影文化品牌？打造“世界级国产电影IP”的宏愿是否能够就此实现？



▲《哪吒之魔童降世》剧照

◀即将上映的《姜子牙》剧照

## “封神电影宇宙”或将成为最具当代气质的中国故事群落

如果我们回顾明代成书的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就会发现这部原典所提供的宏阔史诗叙事背景与林林总总的人物角色，确实能够为一个个颇具广度和包容性的“封神电影宇宙”提供巨大的影视改编来源与动能。

从叙事时间的线性跨度来看，《封神演义》的故事从公元前1068年开始，至公元前1046年终，前后共计23年，全书描写的重心是这段时间内商周之间数次较大战争。书中的阐、截二教教主及其他登场人物，合计约500余人。

此外，这部小说的内容在成书400余年来深入人心，已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90年代以来中国已七次将全书大部分内容改编为电视剧，以《封神演义》为题材创作的电影不胜枚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曾将《封神演义》改编为漫画、电视剧与同人文学作品，证明了这一题材深刻而广泛的国内与世界影响力。诚如聂绀弩所言：“中国的旧小说，已经失掉了小说的意义而成为历史的经典的，《封神榜》恐怕要算第一部书了。”

第二，《封神演义》原典中关于战争、法术以及架空世界的文本内容通过影像改编视觉化呈现的效果，对电影产业链的完备与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想象力的层面回应了当下中国电影亟待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高涨热忱。鲁迅对《封神演义》的评价是：“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在著作中，将领们的坐骑工具既有以走兽飞禽如鹿、牛、狮、孔雀等为原型的异兽坐骑，又有完全虚构的如麒麟、狴犴、蛟龙、青鸾等传说神兽，还有小说作者新创的火眼金睛兽、地吼、乌烟兽等异兽坐骑；书中神仙们所住之地，如昆仑山玉虚宫、终南山玉柱洞、青峰山紫阳洞，处处都是奇境异景；哪吒托生莲花、雷震子拍翅能飞、杨戬百变之身、张桂芳呼人下马，以及“土遁”“水遁”“金光阵”“诛仙阵”等充满奇思异想的场面能否在电影中通过技术手段得到契合甚至高于民间想象的还原，完全取决于这一过程中电影制作技术力量能否成体系地得到施展。在本世纪初诸多好莱坞大片的刺激之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围绕中国电影工业体系薄弱的紧迫感从来没有消除，虽然当下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为这种紧张焦虑打开了一个另辟蹊径的疏解通道，但是中国电影的

“封神电影宇宙”及其未来所能达到的影响力无疑将成为电影全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建设的练兵场与试金石。

第三，《封神演义》中大多数登场人物的经历“留白”较多，易于在尊重原典的既有框架下进行影像化的再阐释，包括哪吒、姜子牙在内，杨戬、黄飞虎、闻仲、比干、雷震子等小说中的知名人物都是如此。《哪吒》的创作模式正是利用了这种对人物的“留白”：托生莲花、水流陈塘关、哪吒的叛逆精神以及与龙族之间的矛盾等桥段都是在原典中得到了相当细致描写的段落，而类似“剥皮抽筋”“剖肉剔骨”等情节则进行了符合当代审美需要的改写，李靖夫妇与太乙真人的性格特质则显然是创作者别具匠心的独创。

《姜子牙》的创作似乎更是依循了这一套路，为角色找到了更广阔的“留白”空间：从目前释出的预告片来看，影片故事似乎发生在姜子牙72岁之前于昆仑山学习道术的时期，而这一阶段在小说中仅仅以姜子牙回答元始天尊时“弟子30岁上山，如今虚度72岁了”之一语带过。那么，电影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补足小说人物故事的“前传”，这段生平在小说中的简化留给电影作者广阔的创作与想象空间，也对创作者将人物缝合至原典，衔接至更具伸展与衍生意义的“封神电影宇宙”提出了考验。

第四，小说《封神演义》内涵中的人本主义意识与朴素的民主价值观，与现代审美观念更为适应。有学者认为，在小说作者看来，西周与成汤之伐是有道和无道、正义与不义之战，将武王伐纣说成是顺天应民，是作者有意在比附一种历史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朴素的民主思想。另外，小说里正、反两大阵营战死的神与人大多数最终都受到了“封神”的待遇，哪怕是像纣王、妲己、恶来等这种绝对的反派也不例外，这说明作者给予了“顺天意”与“逆天意”的人、神一视同仁的人文关怀，这既是《封神演义》的最大亮点，也是其人本主义意识的体现。《哪吒》中所呈现出具有当代特色的精神与风骨，或许正是原典中这种颇具进步意义的思想底色所致。因之，如果“封神电影宇宙”规模初成，它不仅会在产业技术层面上成为中国电影工业的象征，在内容上也将包容中华民族的经验、情感与文化性格，形成最具当代气质的中国故事群落。

## “封神电影宇宙”的构建应追求传统文化与产业升级间的平衡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封神电影宇宙”固然是值得期待的，如今它在业界与社会上被广为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电影市场不断与好莱坞电影正面碰撞而产生的紧迫感与自省意识，各种本土“电影宇宙”的建构尝试，都是在这种紧迫感的催化下的对策。我们应承认，这些行动都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在面对好莱坞时自觉展露的文化主体意识，是国产电影赖以维系其继续发展的产业基础与市场盘。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国产电影宇宙”建构的过程中，应该始终保持试图超越好莱坞所主导的电影技术理性的创伤与复刻的心理，对随着技术裹挟而来的价值观念保持谨慎态度，从而避免掉入工具理性的局限里，避免把对电影

的内容及其社会功能的强调放在技术堆砌之后（如同电影《阿丽塔》被广泛批评的那样）。马丁·斯科塞斯导演去年十月批评漫威公司拍的电影“不是电影”，就是因为好莱坞过分强调“演员努力去传达情感和心灵感受的作品”的重要维度。如今，这种对“电影宇宙”展开的反思已经从电影工业体系内部在大洋彼岸展开。那么，如果我们把“电影宇宙”看作是一种舶来品，“封神电影宇宙”的构建在何种程度上应倚赖原典与传统文化，在何种程度上把这种技术主导思路当作中国电影产业升级的出路，以达到二者间的平衡？这事实上是中国电影业者在这个过程中需不断保持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青年学者、上海市晨光学者）

“第三只眼”看文学

## 穿透哀婉 撕碎优雅

——看蒋韵的长篇小说新作《你好，安娜》

潘凯雄

蒋韵的长篇小说新作《你好，安娜》，故事好看：关乎爱情、关乎承诺、关乎自我救赎。

故事将时光拉回到40多年前，一位名叫彭承畴的天资青年突然出现，使得安娜、三美和素心三个闺蜜间原本宁静、单纯与美好的关系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一丝嫌隙渐渐裂开，裂成一出悲剧，从此，三人间生离死别、天各一方，踏上了一条漫长的自我惩罚与自我救赎之旅。而酿成这一切的秘密全都藏在一本黑色羊皮的笔记本中，直到40年后，当素心、三美和彭承畴重逢，那场被隐藏在悲剧后的真相才昭然若揭。

友情、爱情、命运、悲剧、悬念……作为好看小说的诸要素全都聚合在一起，《你好，安娜》想不好看都难。再加上蒋韵所擅长的落笔运墨优雅且营造出一种浓浓的哀婉氛围，这就使得即便是在整体贫困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也依然呈现出一种淡淡的高贵气。凡此种种，都为《你好，安娜》打上了鲜明的艺术个性烙印。

然而，《你好，安娜》的独特性与价值还远不止于此。氛围哀婉还不够，必须要进一步穿透；笔墨优雅也不成，还得残酷地撕碎。

所谓“穿透”，其对象是整体是时代。《你好，安娜》的故事主体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蒋韵的笔触却一直往前穿透到五十年代，这尤以安娜的家庭为代表。这个名叫安娜的小女子，其姐叫丽莎、其弟叫伊凡，如果不是其父早逝，他们最小的妹妹就该叫阿霞了。如此明显的标识很容易将读者的好奇引导到其家庭与俄罗斯有何联系的方向？果不其然，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就是在大学从事苏俄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一位教师，尤以喜欢屠格涅夫为甚，两个女儿的名字就是来自这位文学巨匠的小说。丽莎取自《贵族之家》，而安娜也并非是来自托翁而是取自《处女地》中的玛丽安娜。而当第四个孩子还在孕育之际，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57年，这位教苏俄文学的老师受到此事波及，被划为“右倾”而下放到水库工地上劳动，在这个过程中死于中毒性痢疾，于是他那从未谋面的小女儿之名也就变成了多多，其实还是带有苏俄味，“多余人”的“多”。这场突如其来变故使得这个家庭的未亡人将先生的书，包括那些个小说诗歌统统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并由此畏惧一切文字。这个女人也是母亲发誓：她要自己的女儿，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安全地长大。然而，事与愿违，两个女儿丽莎和安娜都先后偏离了自己设定的轨道，而导致她们不安全的原因恰是这位母亲设置禁区的结果。至于小说中引发冲突的“祸根”——那个天资少年彭承畴的亲生父母则是在六十年代那场浩劫中双双自尽，于是，他惟一的姑姑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不得不将自己这个不幸的侄儿托孤给自己的“闺蜜”——素心的妈妈。绕了这一大圈，无非是想说明，如果没有五六十年代长辈们遭遇的不幸，也就没有安娜、素心和三美这三个闺蜜和那个天资青年“彭”之间的纠结，如果不是安娜之母因其先生命运而导致的对一切文字的恐惧，也就没有安娜不得不将“彭”暂存自己处的那个笔记本临时交给素心保存这个引发冲突的“眼”。

这样一来，在蒋韵的笔下，几个青年的命运就被穿透到他们的上一辈，个体的遭遇随之穿透到时代的命运。这样的结果必然使得作品的厚度大大地被掘深——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时代从来也不是一幅纯装饰的背景，在个人与时代之间也可以说在时代与个人间总是会存在着种种直接或间接、必然或偶然、紧密与间接的联系或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大抵率的规律当是时代兴则个体旺，时代衰则个体殃。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个体即便从利己立场出发也应该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多积德少积怨。

所谓“撕碎”，其对象是个体是人性。优雅与高贵的确是蒋韵创作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你好，安娜》中，文字是优雅的，叙述是优雅的，三个闺蜜间的关系虽“暗藏杀机”，但公开场合彼此间的举手投足、一笑一颦间也是优雅的。但这只是作品呈现出的另一方面，蒋韵通过在时代与人性间的穿透，因而获得了从历史的视野和人性的深度来达成对灵魂的持续拷问。无论是素心从对“爱”的信仰到对“罪”的背负，还是三美内心的沮丧和悲凉，以及彼此背负十字架的殊途同归，莫不指向人的精神境界和灵魂深处。串起作品始终的看上去是为爱而牺牲、为爱而欺瞒、为爱而隐瞒、为爱而嫉妒、为爱而救赎，但骨子里又何尝不是人性中的私与妒在那里作祟，最终呈现出的是生活的无限可能、爱的无限多样和人性的无限丰富。这样的故事走向、这样的人物品格、这样的感受想象本该是令人窒息令人压抑，但实际过程却又不完全如此。作品仿佛有一束



▲《你好，安娜》蒋韵著 花城出版社

光始终高悬在远方，仿佛在考验着人们特别是罪孽深重的人是否还有可能接近它，而作品的结局似乎提供了这样一个答案：在经历了自我惩罚与自我救赎的漫漫跋涉之旅后，精神的彼岸也未必不可能抵达。

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对蒋韵这部长篇小说《你好，安娜》的解读是否“靠谱”，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人的上述解读远不如作品本身流畅与可读。这样的结果除了说明作者的无能之外，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蒋韵创作的圆润与本事。一个好看的故事，几个年轻人跌宕的命运在蒋韵的笔下却不动声色地、圆润地融入了自己对时代、对人性、对灵魂以及对人生的拷问与思索，将形象与追问结合得如此自然而不生硬是一种本事，寓哲思于文学如此的柔软贴切更是一种功夫。这样的收获于我们的文学而言，其意义就应该远大于提供了一个好看的故事和流畅的文本了吧。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